

蓝白色

著

谁许情深
误浮华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团结出版社

谁许情深
误浮华[®]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蓝白色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许情深误浮华 / 蓝白色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26-3129-8

I. ①谁… II. ①蓝…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4701 号

书 名 谁许情深误浮华
作 者 蓝白色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唐立馨 赵真一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邹 爽
封面设计 菜大包
封面绘图 度薇年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129-8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目录



- 第十一章 怪你过分美丽 / 001
- 第十二章 再见的真正意义 / 029
- 第十三章 过去过不去 / 052
- 第十四章 我愿意 / 083
- 第十五章 乱上加乱 / 101
- 第十六章 错的时间对的人 / 127
- 第十七章 我陪你东山再起 / 163
- 第十八章 无论如何 / 182
- 第十九章 尘埃未落定 / 203
- 番外 春风十里不如你 / 232
- 番外 尽头 / 256



怪你过分美丽

时钟其实也有些诧异，自己竟还记得去她家的那一条条小路，只是如今的路边都装了路灯。

任司徒也有些诧异，自己当时独自一人竟敢走这种小路？实在勇气可嘉。

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了这么久，再穿过眼前的这一条小路，就可以看到她曾经的家所在的小区了。或许因为他之前告诉她的那些，任司徒觉得即使回到曾经三口之家一起住着的小区，似乎也不是那么令她抗拒的事了。

可任司徒看着眼前这条幽静的小路，却忍不住停了下来。

“怎么了？”时钟问她。

“想起了一件有些糟糕的事。”任司徒忍不住擦了擦嘴巴，“没事，走吧。”

时钟看着眼前的这条小路，思索了两秒，拉住她没让她走，“忘掉那件事吧。”

她什么都没说，他就猜到了？

她疑惑地抬头看他，却见他一步步地走近自己。

时钟将她慢慢地逼到墙边，俯身，看着她的眼睛说：“用更美妙的记忆替换……”

任司徒一愣。

她还来不及分辨他的话，因为此刻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要在这儿吻她？在这条她被什么人蒙住眼睛强吻的地方……吻……

就在这时，时钟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

任司徒顿时心弦一紧。

温柔的吻已随之覆了上来。

任司徒有点被动。

被蒙着眼睛的感觉很是奇怪。

可吻还是熟悉的吻，还是他习惯的步骤，吮一下她的下唇，舌尖随即轻柔地探进，继而纠缠着，再慢慢地加深加重。任司徒也就渐渐放松下来，配合着他低头的角度，高高地仰着脖子，投入了进去。

味蕾、口腔、唇齿分别感应到了她的回应，时钟悄然放开了原本蒙住她眼睛的手，唇齿间的攻占却变本加厉，勾着她的舌尖啧啧品尝着，最后等到她气息都有些不稳了，才留恋着结束这个吻，一点一点地啄着她的嘴角。

任司徒睁开眼睛，明明对上的是他温柔似水的目光，她却仍觉得自己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了。

对视了几秒后，任司徒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是你？”

当年任宪平每次只要在家吃饭，她总软磨硬泡地要和他喝上一杯，所以那时候的任司徒即便还只是高三，酒量已经很好了，高考完的毕业酒会时，似乎在场的同学里，就只有任司徒是直到最后散场都没喝醉的，原本喝酒前就分配好要送她回家的男同学直接吐趴在厕所……

“当时我听到他提议待会儿送你回家，你竟然还答应了，我就把他灌醉了。”

时钟至今还记得那个男同学姓程，当时毕业酒会，酒刚过二巡，男

同学们就已经开始兴冲冲地讨论起酒会结束后想送哪个女同学回家，提到“谁送大耳朵”这个问题，姓程的就开始和好基友交换眼神。

就是这两个男同学，在高三开学大扫除的时候，不怀好意地盯着正在专注地擦着窗的那抹身影，“看！大耳朵今天穿白衣服。”

另一人立即起了意，瞄着那白衣服下透出的内衣颜色，“蓝色？”

“绿色，浅绿。”姓程的斩钉截铁。

僵持不下索性打赌，很快姓程的蓄势待发地拎着装满水的水桶一步步靠近“目标人物”，可就在即将得手时，突然被不知从哪儿伸出来的腿绊倒了。

姓程的一个猛子就摔了下去，痛得直接龇牙咧嘴，而他刚准备爬起，脑袋就被人按进了他自己带来的那桶水里。那股按着他脑袋的力道狠得不像话，姓程的根本挣脱不了，只能被那桶水灌得死去活来，于事无补地扑腾着。

终于，那股按着他脑袋的力道消失了，可他刚挣扎着脑袋要从水桶里抬起来，就又被那股狠绝的力道按了回去。

姓程的就这样被连续按进水里三次，直到最后喝饱了水，那股按着他脑袋的力道才彻底离去。姓程的早已气息奄奄，好不容易抬起头来，只见一个手插裤袋悠然离去的颀长背影。

直到那抹背影走进了教室，姓程的才猛地认出来，那个背影属于谁……

“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时钟低眸回视着她，抬手顺着她脸颊边垂着的头发，“你是不知道他，开学教室大扫除的时候，他还想假装跌倒把水泼你身上，看你内衣的颜色。让他送你回家，岂不是羊入虎口？”

他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有理有据，脸上半点愧疚之意都没有，任司徒不得不佩服他的厚脸皮了。

可最后就算那男同学没送她回家，结局不照样是羊入虎口吗？

任司徒当时见男同学醉得自身不保，反正自己家住得也近，索性就独

自一人回家了。

其实这里治安一向不错，任司徒高中三年走这条路都没出过事，却在那次，走着走着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她心惊胆战地停了一停，却不敢回头看，而她一停，身后的脚步声也随之停了，任司徒想也不敢想，直接拔足狂奔起来。身后的那人却被她突然的举动刺激到了似的，任司徒几乎只跑出五米不到，就被那人捉住了手臂。

她被蒙住了眼睛，视线被阻挡，反倒听觉和嗅觉瞬间灵敏了数倍，那人平稳地呼吸着，似乎一点也不紧张，就像个老手一样，带着酒气的气息慢慢地靠近了她……

那酒气中还夹着一丝薄荷的味道，可是任司徒一点也不觉得清新，反倒又愤怒又惊恐。那人的气息渐渐地逼近了任司徒的唇，看样子是准备吻她了，任司徒顿时血液全往脑子上涌，她抬脚胡乱地踢着，应该是踢中了对方的小腿，因为她听见了对方吃痛的闷哼声，而那个吻，就是在那时，落在了她的唇上……

那个吻刚开始其实很轻，甚至带着某种犹豫或者不确定，可随着她拼命地晃脑袋想要躲开，那个吻也随之变得混乱而野蛮。任司徒感觉得到对方的舌尖抵住了她的牙齿，心里顿时凉成了一片……

可如今任司徒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对她说：“我就和之前每次下了晚自习之后一样，一路跟着你，只是想确认你有没有安全回到家，可没想到那次被你发现了。其实你不跑的话，估计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可你当时竟然就这么吓得一个劲地往前冲，我当时也有点醉，也没怎么多想，就追了过去。”

任司徒有点欲哭无泪了，“你还敢怪我逃跑？”

时钟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说辞有些站不住脚，不过，当时确实只是凭着一股冲动，他想也没想就追了过去，随后看到她那一抹绯红的唇色，就越发的情难自控了。

记忆中的女孩，当天梳了个漂亮而随意的发辫，穿了条黑色的无袖连衣裙，虽然只露到膝盖上面一点，却显得小腿笔直而白皙；还有她耳朵上的耳钉是小兔子的形状，而她当时突然被他抓住时，真的就像一只受惊的

兔子……

怪你过分美丽……

那清澈的、活泼明亮的眼睛，请不要因为害怕而抗拒地看着我……

那柔软的、颜色浅浅的嘴唇，请不要因为惊恐而死死咬着……

彼此落在地上的黑影渐渐紧贴，渐渐融为一体。时钟再度吻住了她。

任司徒终于知道为什么彼此多年重逢后的第一个吻，会如此的绵长，会在她心尖嗡的一声引发共鸣，会令她不自觉地忘了其他一切，是因为那个吻里包含了太多对她的情愫。

任司徒忍不住双手搂上他的脖颈，用力地回应他。

漫长的吻再度结束的时候，天边的月光都已经悄然隐进了云层后，他的眼睛却依旧熠熠生辉。额头抵着额头，眼睛看着他，任司徒问：“我们这算和好了？”

他却轻轻一笑，故意揶揄她似的，“接了吻就意味着要在一起了？那我之前吻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不乐意跟我在一起，还想着别的男人？”

说到底他还是介意盛嘉言，而且是往死里介意。任司徒有些气恼，推开他径直往前走。可时钟三两步就追上了她，抓住了她的胳膊。

他现在的表情不再是逗她了，而是十分明确清楚地说出自己今天做这一切的目的：“我给你时间，让你处理好你对盛嘉言的感情，然后我们以对等的身份，重新来过。”

任司徒仔细品味他的话，忽地想起这个男人今早还说，他要跟这一切做一个彻底的道别，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想要给彼此一个对等的身份重新来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地一辈子携手走下去。

回时钟公寓的路上，倒也很巧，广播里放着的就是那首《怪你过分美丽》。

“想过放手却未能够

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

仿佛心瘾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

信念也都枯萎。

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

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

没一种珍贵……”

粤语歌的辗转回肠，令人不禁情绪低落，任司徒却不希望他们也落得跟歌词里隐喻的一样的下场，忍不住换了个电台。

也因此，任司徒更没有勇气告诉时钟，或许自己此刻已经爱上了他，可她的这份爱，永远逊色于他对她的爱。她可以处理好和盛嘉言的关系，可以和盛嘉言做一对毫不越矩的朋友，可是她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盛嘉言的，这是连她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事情，因为她最最痛苦的那些年，陪在她身边的没有别人，只有盛嘉言。

时钟给她的，是百分之百，她却似乎只能回馈百分之九十……

深夜，任司徒在浴缸里泡着澡的时候，已经逼迫自己做出了个决定。

片刻后，她敲响了时钟卧室的门。

很快门就开了，或许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任司徒只觉得这个男人比今晚在巷子里的时候又英俊了几分。

任司徒身上的这件睡袍并没有系得很紧，时钟的视线顺着她的脸向下看，轻易地便看见了锁骨，再往下便是……

时钟淡淡地收回目光，重新看向任司徒的脸，其实是有些明知故问地说：“怎么了？”

任司徒晃一晃手中的水杯，孙瑶教她的一招，时隔一天之后她才真正地用上，“在忙吗？给你倒了杯水。”

不等时钟请她进去，任司徒已端着水杯，擦着时钟的身侧自行走了进去。

这回任司徒确定了他没有在开什么视讯会议，才默默地把水杯搁在了办公桌上，桌上还放着他刚处理完的文件。

任司徒本来只是顺带着看了眼那些文件，目光正欲回到时钟身上时，却猛地一怔。文件最上方就是一封和蒋令晨的和解信，末尾已经签上了双方的名字。

时钟看了看她脸上那丝错愕的表情，失笑道：“这不是你最希望的吗？怎么还这副表情？”

任司徒逼自己把目光从和解信上移开，她穿成这样过来不是为了这个……

任司徒调整好情绪，回过身去重新看向时钟，就这样靠着桌子看着他，当着他的面慢慢褪下了睡袍。

睡袍的上半截落在了办公桌上。

她里面什么也没穿。时钟的目光怔住了。任司徒的双臂却和柔弱无骨的蛇一般，缠了过来。

她仰头看着他，目光一瞬不瞬。这女人似乎对什么都淡淡的，时钟还没见她露出过这样志在必得的眼神。

她在等，等着他的采撷。

时钟感觉到自己的僵硬，他在克制，“为什么？”

她并没有开口回答他，时钟却明白了，这女人在和他作对。因为他记得自己说过，在她处理好对盛嘉言的感情之后，才重新开始。

上一秒，时钟只想拂袖而去，下一秒，他却上前一步，狠狠地将她抱起。任司徒只能听见自己激烈的心跳声和桌上文件被哗的一声扫落在地的声音，紧接着她便感到臀下一凉。时钟把她抱上了办公桌。

是谁先吻住谁的，在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谁也分辨不清了，时钟一边吻着她，一边用力扯掉她本就已经松松垮垮的腰带，她身上的睡袍随之彻底敞开了，他的手探进她的两腿之间，不给她喘息的时机，攻占了隐秘的核心。

任司徒忍住想要瑟瑟发抖的本能，手伸向了他的腹下——这应该是她第一次主动去解他的裤子，但似乎主动并没有她想得那么难。

他却在这时突然捉住了她的那只手，用力地抵着她的额头，深深喘气。

任司徒有些怕他又要突然喊停，他似乎也在挣扎，他的游戏，却没有按照他的规矩在走。

可几乎下一秒他就臣服了，用力地吻一下她的唇，“我去买套。”说

完就准备帮她把睡袍披回去，而自己……只能出门跑一趟超市了。可时钟刚把她的睡袍拉到她的手肘位置，就被她制止了。

“别走……”她的眼里没有意乱情迷，反倒是早就想清楚了似的，“如果怀了，我们就结婚。”

这是任司徒想了一晚上做出的决定。

以弥补她不能给予他的那百分之十……

几乎是在一秒间，他的脸色就冷了下去。

任司徒能感觉到他握住她两边臂膀的手僵硬了几分。

他深深地看进她的眼睛里，几乎瞬间就读懂了她的意思，“你是不是觉得，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爱上我，可你又不忍心看到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所以才用这种方式套牢你自己，也算给我个补偿？”其实也是在变相地告诉他，她这一辈子，心里都会有个位置属于盛嘉言……

“……”

“任司徒，你这不仅是瞧不起我，更是瞧不起你自己。”

任司徒感觉到他的手慢慢地放开了她的臂膀。

他是不是又要丢下她一个人转头走了？见到他真的转身欲走的那一刻，任司徒忍不住跳下办公桌，直接自后抱住他。

任司徒的脸贴着他的背脊，她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音，“我会努力忘掉盛嘉言，可我知道那得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怕你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能在原地等对方一辈子，包括你。”

她本来不想解释这么多的，她以为自己的这番举动已经足够表明她的决心了，可他怎么能把这一切归结成“她一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他”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曾经也以为我会站在原地等盛嘉言一辈子，可我现在还不是照样移情别恋，爱上了别人？”

任司徒能感觉到他的背脊忽地彻底僵住。

“你对我的爱从高中开始，我对你的爱，今天才开始，你要我怎么短时间内赶上你的脚步？”

他是被她这句话激怒了吗？所以才要扯开她抱住他腰身的手，摔门离去？

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像任司徒想的那样，他扯开了她那紧紧抱住他不放的手，只为能转身与她面对面。

“你再说一遍？”时钟问她。

任司徒抬眸打量他，看不懂他紧绷的神色下正克制着些什么。可既然他要听，她便只能硬着头皮重复道：“你要我怎么短时间内赶上你的脚……”

时钟却有些急迫地打断她：“不对。上一句。”

任司徒稍稍一怔。

可不等她回话，时钟已忽地一笑，捧起她的脸，狠狠地奖励了她一个吻。任司徒只感觉到自己的双唇被用力地啄了一下，再看他的眼睛，越发觉得这个男人的眼睛里有大雪初霁的暖意。

“原来‘移情别恋’这个贬义词这么动听……”

原来他真正开心起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嘴角、眼角、眉梢都荡漾着笑意，任司徒还在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副对她来说有些陌生的样子，时钟已横臂一抱将她抱上了桌子。

她坐上了桌子，彼此的视线也就此平视，任司徒看见他脸上满意的神情，更看见了他眼里的还有些措手不及的自己。

“你不生气了？”

“我一直都没生气啊，”他竟矢口否认他之前的那些举动，“你就是那种算盘珠子，别人不拨你就不动的个性，如果我不这样拉下脸来一步步逼着你往前走，你得到猴年马月才能走出你的那个壳里？”

任司徒已经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了。

她掩不住惊讶地看他，鹦鹉学舌似的，忍不住加重语气重问一遍：

“你……没生气？！”

时钟吻她的眼皮，逼她把那满满的诧异目光收回，“我是那么小家子气的男人吗？你愿意承认你已经爱上我了，那么你已经走出了一步，剩下的九十九步，我替你走完……”说完，点在她眼皮上的吻渐渐下移，准备

落在她的唇上。

任司徒忍不住偏头躲了一下，她还有问题没问完，不能就这么被他糊弄过去，“那意思是……你一直在算计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她留在盛嘉言家处理盛嘉言手上的伤口，而他愤然离去开始？

从珠宝店外的马路上，他求婚未遂，直接把她丢在路边，自己开车走了的那次开始？

从他在剑道馆故意输给蒋令晨，为盛嘉言争取到了撤诉，她正为此愧疚万分，而他只是绝望而沉静地给了她个Goodbye Kiss开始？

还是他听到孙瑶转发给他的微信，而他不仅不回信，还直接跑来老家“疗情伤”，愣是把她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那次开始？

这女人看向他，眼睛渐渐地眯了起来，一点一点释放出危险的信号，俨然即将摆出一副准备秋后算账的架势。时钟觉得有必要彻底结束这个话题了，“我哪是在算计你？我明明是在爱你……”

大好时光怎能用来秋后算账？应该把之前未完成的事做完……

这回任司徒躲也没用了，他的手温柔而不容回绝地托起了她的下颌，禁锢了她抬头的角度，方便他采撷她的唇。

在他那刁钻的吻即将顺着她的脖颈滑落至她的胸前时，任司徒气不过地捧起他的脸，不让他得逞，“我能收回刚才那句话吗？”

“哪句？”时钟猜到她没什么好话了，不禁仰着头，挑起一边眉梢睨她。

“怀孕就结婚那句。”

时钟心里冒出两个字：果然……

他的答案当然是：“不能……”

任司徒想，这个世界上会把人“伺候”得连床都下不了的，也就只有这个时钟了。

很累，却睡不着，精神亢奋。任司徒好不容易找了个还算舒服的姿势，半趴在床上准备数羊入睡，一旁的时钟却伸臂一捞，把她抱到

了怀里。

两个人同方向侧卧着，这样怎么能睡好觉呢？任司徒感觉到他的手一直在她小腹上若有似无地划着，果断拍掉他的手。

可没一会儿，他的吻又若有似无地落在她的后颈处，吻得流连忘返。

“你都不困吗？”任司徒妥协地问他。

“想事情，睡不着。”

“想什么？”

“我在想，”时钟紧了紧横陈在她腰上的手，“一次就中的可能性有多大。”

周一早上，任晏寻小朋友被闹钟闹醒了，自己给自己刷牙、洗脸，脱下小黄人睡衣，把外出的厚衣服一件件地套上身，小模样特别的一本正经，只是丝毫没发觉自己把秋衣穿在了毛衣外头，两只袜子也都是左脚的。

穿戴整齐后，任晏寻小朋友在镜子面前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觉得自己比昨天又更帅了一点，于是满意地背着书包走出了自己房间，去敲主卧的门。

敲了三声没有反应，他只能自行开门进去。

孙瑶还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睡得无知无觉。

寻寻站在床边运气，两只手圈在嘴边，“起、床、啦！”

孙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惊了起来，三魂七魄却还丢在梦里，直到环顾了四周之后目光锁定了站在床边的寻寻，她这才想起来今早得送寻寻去上学。

孙瑶赶紧蹦下床，“给我五分钟！”说完就赤着脚噔噔噔地跑去浴室洗漱。

听着浴室里传出的哗啦啦的水声，寻寻做一副无奈状，“任司徒让你留在这儿，到底是为了让你照顾我的，还是为了让我照顾你啊？唉……”

不过好在孙瑶的厨艺比任司徒好那么一点点，应付早餐还是没问题的，煎蛋、烤面包、麦片糊，外加一个苹果，寻寻被喂得饱饱的，怨言顿

时就没。

孙瑶也来不及洗盘子了，直接把脏盘子往洗菜池里一丢，擦了擦手，就拉着寻寻走去玄关换鞋。

她一边蹲下给寻寻系鞋带一边说：“对了，你们老师给你们布置的那个家政课作业太难了，现在哪还有人会补衣服的？谁不是坏了就扔啊？”

寻寻顿时哀号阵阵：“啊？那我交不出作业怎么办？”

“我让我助理帮你补了件衣服，待会儿让他直接送到你学校去。”

寻寻这才放心了，换好鞋之后，率先蹦去开门。

可一拉开门寻寻就愣了——

门外站着的任司徒刚准备从兜里摸出钥匙开门。

一天不见，甚是想念，寻寻立刻上去给了任司徒一记招牌式的抱大腿，“你终于回来啦！”

孙瑶却做不到跟这小家伙一样没心没肺地笑，一想到任司徒这次任务失败，她就忍不住叹了口气，“我先送寻寻去幼儿园，晚上再陪你好好喝一杯，那些王八蛋们，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

孙瑶一说完，就听见任司徒的脸色因尴尬而微微僵住。孙瑶还以为任司徒这是在暗示她不能在孩子面前说粗话的，赶紧心虚地拍了拍嘴，可下一秒，就听见一个跟上好的弦音似的男声略带不满地反问她：“说谁王八蛋呢？”

孙瑶一怔。

本来门是半开着的，挡住了孙瑶一半的视线，她自然也就只看到门外的任司徒，就在这时，大门被那声音的主人彻底推开，孙瑶才看见，任司徒身旁分明站着一个男人。

孙瑶的目光带着满满的不确定，在任司徒和时钟之间逡巡了一轮，之后才回到任司徒身上，“你们俩……”

任司徒没回答，时钟也没吭声，他只默默地抬手挽住了任司徒的肩……一切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孙瑶露出了然的笑容，一旁的寻寻笑得就更别提多开心了，欢快地放开任司徒，转而扑进时钟的怀里，“看来我一百八十天的愿望可以提前实

现咯！”

时钟就直接把寻寻高高地抱了起来，“今天我送你上学好不好？”

寻寻连连点头答应，孙瑶也乐得如此，伸个懒腰，这就准备把刚穿上的鞋子给踢了，转身回屋，“那我可以回屋睡个回笼觉了。”

任司徒却不免担忧地瞅了瞅时钟。只有她知道他昨晚根本就没怎么睡，先是折腾她折腾到很晚，等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中途又迷迷糊糊地醒了一次，就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后忙着些什么，清晨他还得负责送她回B市，她在回程的车上搂着安全带又补了会儿眠，他却得集中精神开车，连瞌睡都没打。莫非这男人真是铁打的，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他的模样倒是一贯的意气风发，任司徒仍免不了担忧，“你这两天够累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孙瑶见状，立即泛起一脸的揶揄，跟唱Rap似的，接连着“哟”了三次，“哟哟哟！我们的任小姐就知道心疼你家这位，都不知道心疼下我，我昨晚看剧本还看到凌晨三点呢……再说了，你们这两天都做什么了呀，把他累成这样？”

任司徒作势瞪一眼孙瑶，警告意味明显。孩子还在场呢，别乱说……

时钟还是那样面无表情，但眼中含笑，任司徒以为他这是不愿接孙瑶那话茬，没承想他下一秒竟轻描淡写地对任司徒说：“没事，就当……预习下怎么做人爸爸。”

此话一出，等于在孙瑶那儿丢出了个重磅炸弹。

孙瑶惊讶地看了眼时钟，时钟那样子……根本就像是在默然。

任司徒认定他这是故意诱导孙瑶想歪，可惜又不能拿他怎么样。等时钟带着寻寻一离开，那一大一小的身影还没消失在走廊尽头，孙瑶就忍不住问任司徒：“你有啦？”

因为太过惊讶，孙瑶音量都忘了收，任司徒余光瞥见时钟的脚步微微地一顿，就猜到他也听到了。

任司徒赶紧把大门关上，“怎么可能？”

任司徒话音刚落，她自己脑子里就悄然冒出一个声音：似乎……也不是不可能。